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03

当众检讨

我怀疑这几位仁兄是来角逐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，他们站在话筒前声泪俱下地作检讨，任谁看了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悔恨之情，但检讨之后他们往外走，泪水尚在便对我挤眉弄眼，甚至偷偷地打出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。

在下非常感激他们做出的表率。

终于轮到我了。站到话筒前面读检讨书时，我尽量不抬头张望，语气如同致悼词般沉重。待我读完了正要完美谢幕之时，副校长却开始发表有关早恋危害的重要讲话，全然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个未退场的少年。我非常困窘，杵在镜头前面被全校数千双眼睛盯着，那种滋味简直度秒如年。

不知道副校长说了什么，姚千岁突然对我发问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我一头雾水地啊了一声。

姚千岁将问题重复一遍：“吕钦扬同学，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感到后悔？”

当时我就震惊了。心想你又不是没看过我那封情书，写得感人肺腑、催人泪下，甚至发誓这辈子非凌一尧不娶了，你现在竟然问我后不后悔？我就算真的后悔了，也不可能当众说出来啊，否则以后还怎么混？

少年的尊严遭到赤裸裸的挑衅。

面对数千双眼睛，我做出一个重

大的决定——我盯着镜头说：“我不后悔。”

那天傍晚的天气非常好，走出学校演播室，西边是一大片火烧云，我的白衬衫都被映得红彤彤的。此时正值放学时间，各个班级的学生拥出教室直奔餐厅，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我的人冲着我打招呼，高声喊着我的名字，连年轻的男女老师都意味深长地对我笑着。

经过凌一尧所在的班级时，几个女生拿着饭盒走了出来，其中一个便是凌一尧。她抬头看见我，立即像见了鬼似的退了回去，而其他女生趁机起哄，悠长的“噢哟”在走廊里回荡着。

我就像阿Q，经历此生最为辉煌的时刻，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踩在软绵绵的云彩上，仿佛自己是一个凯旋的盖世英雄。

我为一时的倔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——惩罚等级由警告升为记过。星期一的全校晨会，别人都在操场上聆听教师的训导，而我一遍又一遍地冲洗那个简陋又臭气熏天的厕所。冲完厕所之后，我淡定地走过队列前面的那条煤渣路，手里的铁皮桶咯吱咯吱地晃荡着，相当拉风。

这些幼稚又狂妄的举动，用现在的话说是在“作死”，但在当时足以让我成为全校的三大“奇葩”之一。更悲剧的是，另外两位入榜者也是我的死党，大

乔和子石。我之所以鼓起勇气给凌一尧写情书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和这两个人打赌了，他们说如果我能追到凌一尧，他们就绕着操场裸奔一圈。

当时周杰伦才出道，大乔就成为他的铁杆粉丝，一曲口齿不清的《爱在西元前》反反复复地哼唱着。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，他特意买了一顶鸭舌帽，有时连睡觉都不愿脱下来。

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最终他成功地进入一年一度的全校文艺会演名单。为了向全校师生呈现一场完美的音乐盛宴，他更加卖力地排练，期待全校的小美女都向他献花。

然而，正式演出的那天，他竟然当着数千师生的面忘了词。他下台后并未气馁，而是继续苦练这首歌，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，他偷偷翻窗潜入学校总控室，对着麦克风将《爱在西元前》重新清唱了一遍，歌声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

子石同样是个人才。

在我们学校隔壁，有一所职业高中，相比之下那里的男生比较彪悍，女生也更爱打扮。子石缠住了隔壁职校一个妹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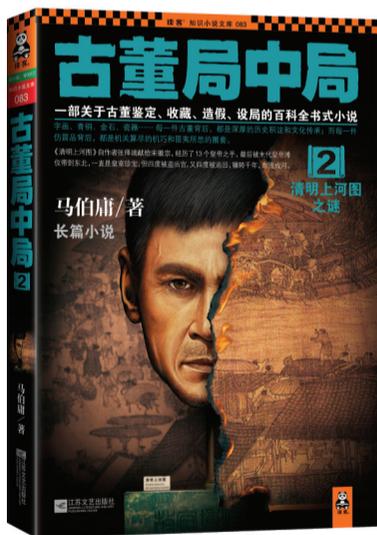
职校的几个痞子找子石挑战，子石舞着扁担，光着膀子把对方揍得哭爹喊娘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由于早恋是此次会议的批判主题，姚千岁将我安排在最后出场。班主任对我不放心，特意跑来对我进行战前动员和技术指导，他说：“等会儿你千万不要紧张，一定要控制好情绪。”

“你怕我被吓哭？”我有种受辱的感觉。

班主任说：“不是，我担心你在严肃的场合笑场。”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06

寻找秘密

婶说，阎山川是跑财经新闻的，媳妇也很本分，没听说过这家人跟古董、文物有什么关系。

当然，这说明不了什么。我在附近的五金店买了把改锥，趁巷子里没人，悄悄撬开了阎山川家的信箱。信箱里有一份《河南日报》和一份《郑州晚报》，报纸都是当天的，上面什么记号也没有。

我把东西放回去，将信箱关好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巷子，在附近找了家叫爱民的小旅馆住下。

我连续观察了三天，基本上摸清了这家人的作息时间表。户主阎山川每天早上6:30出门，他媳妇每天早上7点带孩子出门，中午都不回家。下午5点孩子自己放学回来，拿钥匙自己开门。他老婆下午6点带着菜回来做饭，阎山川要晚上7点以后才回来。送报纸的邮递员每天下午2点准时投递，就送2份报纸，没有明信片或信件，晚上阎山川媳妇回家的时候开信箱取走。

这个情况让我非常迷惑不解。我心想，莫非屋子里暗藏玄机？得想个办法进他家里头看看。

我买了一顶帽子和一件夹克衫，又去玩具店里花200块钱买了一个变形金刚，等在巷子口。快到下午5点的时候，我远远看到一队小学生放学回

家，连忙迎了上去，大声叫阎家孩子的名字：“阎小军！”

一听我喊，队伍里一个小孩子立刻转过头来。他打量了一下我，发现根本不认识，但眼睛一扫到我手里的变形金刚，就兴奋起来。

阎小军一把接过变形金刚，我摸摸他的头说，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，我给你送回家去。到了他家门口，阎小军马上掏出钥匙开门把我让进他家。

阎山川家墙上是俩人的结婚照片，有道裂痕。看来阎山川的家境还不错，只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家人跟古董有半点关系。我把阎小军叫过来，问他爸爸妈妈平时都在家做什么，阎小军说摔跤。我问除了摔跤呢，小军说吵架。我耐着性子启发小军，让他再想想有没有收到过什么信或者罐子、花瓶什么的？

阎小军眼睛一亮，说他爸爸有好东西，藏在他屋子里的床底纸箱里。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让他带我去找。他带着我就进了他的小卧室，他撇着屁股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纸箱子，上面还拿胶带封着。

我把箱子拆开一看。原来里面装的是一摞香港的《龙虎豹》杂志，上头一个个裸女搔首弄姿。我刚回到客厅就听到外头响起自行车的铃声，朝外一看，阎小军他妈居然拎着

菜提前回来了。他妈推门进来，发现屋子里有个陌生的男人，吓了一跳。我放下变形金刚，满面笑容地伸手过去，说嫂子你好，我是阎山川的同事，有人给小军捎了套玩具，阎哥让我带回来。

碰到这种情况，绝不能着急走，一走就显得心虚。我这么一说她愣住了，我又说了一句：“阎哥给我看过您照片，您本人看着可年轻多了。”这一句话，先解释了我俩没见过面，又顺势恭维了她一番，以消除敌意。阎山川的媳妇被我几句话说得晕头转向，她把菜搁到一旁说：“这个老阎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多买点菜。”

“不用了，嫂子，我还有别的事，马上就得走了。”我摆了摆手，身子却不动。阎山川的媳妇一听我要走，赶紧说你专门送东西过来挺辛苦，好歹留下来吃顿便饭吧。

我暗自松了一口气，正盘算什么时候离开好时，不料门外忽然又传来脚步声，我和她同时转头，看到一个中年人推门走了进来，此人正是阎山川。

这一下子就是我心理素质再好，也不由得惊慌起来。老天爷你也太混蛋了，平时这夫妻俩上下班都准时准点，今天怎么这么寸，全都提前回家了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

字条上的地址，在附近一条巷子的尽头，是处普通的平房，大门上挂着一把锁，门外的墙上有一个墨绿色的邮筒，旁边是个鲜奶箱，上面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门牌号。

我没着急敲门，而是谨慎地在周围转了一圈，找到巷口的一家小卖店，三两句话我就把那家人的底细摸清楚了。

这户人家姓阎，户主叫阎山川，是个报社记者，媳妇在中学当语文老师，家里有个七岁的小孩子。不过据胖大